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

第二十八回 局賭露風巡丁登屋 鄉親削色嫖客拉車

按：李鶴汀至東合興與張蕙貞家赴宴，係王蓮生請的，正為燒歸帳路頭。當晚大脚姚家各房間皆有臺面。蓮生又擺的是雙臺，因此忙亂異常，大家沒甚酒興，草草終席。王蓮生暗暗約下洪善卿，等諸客一散，即乞善卿同行。張蕙貞慌問：「陸裏去？」蓮生說不出。蕙貞祇道蓮生動氣要去，拉住不放。洪善卿在旁笑道：「王老爺要緊去消差，耐勤瞎纏，誤俚公事。」蕙貞雖不解「消差」之說，然亦知其為沈小紅而言，遂不敢強留。蓮生令來安、轎班都回公館，與善卿緩步至西蕃芳里沈小紅家。阿珠在客堂裏迎見，跟著上樓，祇見房裏昏昏地，沈小紅和衣睡在大床上。阿珠忙去低聲叫「先生」，說：「王老爺來哉。」連叫四五聲，小紅使氣道：「曉得哉！」阿珠含笑退下，嘴裏卻咕嚕道：「喊耐一聲倒喊差哉，生意勿好末也叫無法，別人家去眼熱個啥。」說著，集亮了保險燈，自去預備煙茶。

小紅慢慢起身，跨下床沿，俄延半晌，才于前來，就高椅坐下。匿面向壁，一言不發。蓮生、善卿坐在煙榻，也自默然。阿珠復問小紅：「阿要喫夜飯？」小紅搖搖頭。蓮生聽說，因道：「倪夜飯也勿曾喫，去叫兩樣菜，一淘喫哉。」阿珠道：「耐酒也喫過哉晚，啥勿曾喫飯嘍？」蓮生說：「真個勿曾。」阿珠乃轉問小紅：「價末叫得來一淘喫點，阿要？」小紅大聲道：「我勳呀！」阿珠笑而站住，道：「王老爺，耐自家要喫末去叫。倪先生館子裏菜也勳喫，讓俚晚歇喫口稀飯罷。」

蓮生祇得依了。洪善卿知無所事，即欲興辭，蓮生不再挽留。小紅緣善卿是極脫熟朋友，竟不相送，連一句客氣套話都沒有說，倒是阿珠一直送下樓去。

善卿去後，蓮生方過去，捱在小紅身傍，一手揣住小紅的手，一手勾著小紅頭頸，扳轉臉來。小紅嗔道：「做啥？」蓮生央告道：「勳哩，倪到榻床浪去彈彈，我搭耐說句閑話。」小紅掙脫道：「耐有閑話，說末哉晚。」蓮生道：「我也無啥別樣閑話，就不過要耐快活點。我隨便啥辰光來，耐總無撥一點點快活面孔，我看見仔耐勿快活末，心裏就說勿出個多花難過。耐總算照應點我，勳實概阿好？」小紅道：「倪是生來無啥快活。耐心裏難過末，到好過個場花去。」蓮生不禁長嘆一聲道：「我實概搭耐說，耐倒原是猛們閑話。」說到此處，竟致咽住。兩人並坐，寂靜無言。

多時，小紅始答道：「我故歇是勿曾說耐啥，得罪耐；耐來裏說我勿快活，呷說是猛們閑話。耐末說仔別人倒勿覺著，別人聽仔阿快活得出？」蓮生知道小紅回心，這話分明是遁辭，忙陪笑道：「總是我說得勿好，害仔耐勿快活。難也罷哉。下轉我再勳好末，耐索性打我罵我，我倒無啥，總勳實概勿快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攙了小紅過來。小紅不由自主，向榻床並臥，各據一邊。

蓮生又道：「我再要搭耐商量，我朋友約末約定哉，約來浪初九。為仔該兩日路頭酒多勿過：初七末周雙珠搭，初八末黃翠鳳搭，纔是路頭酒。俚說說該搭勿燒路頭末，就初九喫仔罷。我例答應哉，耐說阿好？」小紅道：「故也隨便末哉。」

蓮生見小紅並無違拗，愈覺喜歡，喫不多幾口煙，就慫恿小紅喫稀飯。小紅道：「倪是自家燉個火腿粥，耐阿要喫？」蓮生說：「蠻好。」小紅乃喊阿珠搬上稀飯，阿金大也來幫著伺候。稀飯喫畢，蓮生復吸足煙癮，便和小紅收拾同睡。

次日初七、十二點鐘，來安領轎來接。王蓮生喫了中飯，坐轎而去。幹些公事，天色已晚，再到沈小紅家點卯，然後往公陽里周雙珠家赴宴。先到的，主人洪善卿以外，已有葛仲英、姚季尊、朱蕩人、陳小雲四位。洪善卿因對過周雙玉房裏臺面擺得極早，即說：「倪也起手巾罷。」王蓮生問：「再有啥人？」善卿道：「李鶴汀勿來，就不過羅子富哉。」當下入席，留出一位。周雙珠敬過瓜子，問王蓮生：「阿要叫本堂局？」蓮生道：「俚有臺面來浪，勿叫哉。」

比及上過魚翅第一道菜，金巧珍出局依然先到，隨後羅子富帶了黃翠鳳回來。子富已略有酒意，興致愈高。一到，便叫拿雞缸杯來擺莊。偏又揀中姚季尊豁拳，說是前轉輸與季尊拳酒，至今尚不甘心，再交交手看如何。姚季尊也不肯相讓，揎袖攘臂而出。無如初豁三拳，全是羅子富輸的。黃翠鳳要代酒，子富不許，自己將來一口呷乾，伸手再豁。此次三拳，季尊輸了兩拳。

那時叫的局，林素芬、吳雪香、沈小紅、衛霞仙陸續齊集，霞仙團代飲一杯。羅子富卻嚷道：「代個勿算！」霞仙道：「啥人說嘍？倪是要代個，耐代勿代隨耐便。」黃翠鳳遂把羅子富手中一杯搶去，授與趙家姆，說道：「耐個伉大末，再要自家喫俚！」

羅子富適見妝臺上有一祇極大的玻璃杯，劈手取來，指與姚季尊道：「難倪說好仔，自家喫，勿許代。」隨把酒壺親自篩在玻璃杯內，尚未滿杯，壺中酒罄，一面就將酒壺令巧因去添酒，一面先和姚季尊豁拳。季尊勃然作氣，旗鼓相當，真正是羅子富勳敵。反是臺面上旁觀的替兩人捏著一把汗。

兩人正待交手，祇聽得巧因在當中間內極聲喊道：「快點呀，有個人來浪呀！」合臺面的人都喫一大驚，祇道是失火，爭先出房去看。巧因祇望窗外亂指，道：「哪，哪。」眾人看時，並不是火，原來是一個外國巡捕，直挺挺的立在對過樓房脊梁上，渾身元色號衣，手執一把鋼刀，映著電氣燈光，閃爍耀眼。洪善卿十猜八九，忙安慰眾人道：「勳緊個，勳緊個。」陳小雲要喊管家長福問個端的，卻為門前七張八嘴，嘈嘈聒耳，喊了半天喊不著。張壽倒趁此機會飛跑上樓，稟說：「是前弄尤如意搭捉賭，勳緊個。」

眾人始放下心。忽又見對過樓上開出兩扇玻璃窗，有一個人鑽出來，爬到陽臺上，要跨過間壁披屋逃走。不料後面一個巡捕飛身一跳，追過陽臺，輪起手中短棍乘勢擊下，正中那人腳踝。那人站不穩，倒栽蔥一交，從牆頭跌出外面，連兩張瓦「豁琅琅」卸落到地。周雙玉慌張出房，悄悄地告訴用雙珠道：「弄堂裏跌殺個人來浪！」眾人皆為嗟訝。

洪善卿見雙玉的喫酒客人業經盡散，便到他房裏，靠在樓窗口望下窺覷。果然那跌下來的賭客躺在牆腳邊，一些不動，好像死去一般。眾人也簇擁進房，爭先要看。惟吳雪香膽小害怕，拉住葛仲英衣襟，道：「倪轉去罷。」仲英道：「故歇去末，撥巡捕拉得去哉哩。」雪香不信道：「耐瞎說！」周雙珠亦阻擋道：「例勿是瞎說，巡捕守來浪門口，外頭勿許去呀。」雪香沒法，祇得等耐。洪善卿道：「倪去喫酒去，讓俚啖捉末哉，無啥好看。」當請諸位歸席。

周雙珠親往樓梯邊喊巧因拿酒來。巧因正在門前趕熱鬧，那裏還聽見？雙珠再喊阿金，也不答應。喊得急了，阿金卻從亭子間溜出，低首無言，竟下樓去。雙珠望亭子間內，黑魆魆地並無燈燭，大怒道：「啥樣式嘍，真真無撥仔淘成哉。」阿金自然不敢回嘴。雙珠一轉身，張壽也一溜煙下樓。雙珠裝做不覺，款步回房。比及阿金取酒壺送上洪善卿，眾人要捉賭，無暇飲酒。

俄而弄堂內一陣腳聲，自西徂東，勢如風雨。洪善卿也去一望，已將那跌下的賭客，扛在板門上前行；許多中外巡捕，押著出弄；後面更有一群看的人跟隨圍繞，指點笑話，連樓下管家、相幫亦在其內。一時門前寂靜。

樓上眾人看罷退下，洪善卿方一一招呼攏來，洗盞更酌。羅子富歇這半日，宿酒全醒，不肯再飲。姚季尊為歸期近限，不復豁拳。眾人即喊乾稀飯。吳雪香急忙先行，其餘出局也紛紛各散。

忙亂之中，仍是張壽獻勤，打聽得捉賭情形，上樓稟說：「尤如意一家，連二三十個老爺們，纔捉得去哉，房子也封脫。跌下來個倒勿曾死，就不過跌壞仔一祇腳。」眾人嗟嘆一番。適值阿德保搬乾稀飯到樓上，張壽祇得快快下去。

飯罷席終，客行主倦。接著對過房裏周雙玉連擺兩個臺面，樓下周雙寶也擺一臺，重復忙亂起來。

洪善卿不甚舒服，遂亦辭了周雙珠，歸到南市永昌參店歇宿。次日傍晚，往北徑至尚仁里黃翠鳳家。羅子富迎見，即問：「李鶴汀轉去哉，耐阿曉得？」洪善卿道：「前日夜頭碰著俚，勿曾說起晚。」子富道：「就多歇我去請俚，說同實夫一淘下船去哉。」善卿道：「常恐有啥事體。」說著，葛仲英、王蓮生、朱蕩人、湯嘯庵次第並至，說起李鶴汀，都道他條地回家，必有緣故。

比及陳小雲到，羅子富因客已齊，令趙家姆喊起手巾。小雲問子富道：「耐阿曾請李鶴汀？」子富道：「說是轉去哉呀，耐阿

曉得俚為啥事體？」小雲道：「陸裏有啥事體！就為仔昨夜公陽里，鶴汀也來浪，一淘拉得去，到新衙門裏，罰仔五十塊洋錢，新衙門裏出來就下船。我去張張俚，也勿曾看見。」洪善卿急道：「價末樓浪跌下來個阿是鶴汀嘍？」陳小雲道：「跌下來個是大流氓。先起頭，三品頂戴，轎子拉出扛進，海外哞！就蘇州去喫仔一場官司下來，故歇也來浪開賭場，挑挑頭。昨日勿曾跌殺末，也算俚運氣。」羅子富道：「故是周少和哞，鶴汀為啥去認得俚？」陳小雲道：「鶴汀也自家勿好，要去賭。勿到一個月，輸脫仔三萬。倘然再輸下去，鶴汀也勿得了哉哩！」子富道：「實夫勿是道理，應該說說俚末好！」小雲道：「實夫倒是做人家人，到仔一埭上海，花酒也勿肯喫，蠻規矩。」洪善卿笑道：「耐說實夫規矩，也勿好，忒啥做人家哉！南頭一個朋友搭我說起，實夫為仔做人家，也有仔點小毛病。」

陳小雲待要問明如何小毛病，恰遇金巧珍出局坐定，暗將小雲袖子一拉。小雲回過頭去，巧珍附耳說了些話。小雲聽不明白，笑道：「耐倒忙哞，前轉末宣卷，故歇燒路頭。」巧珍道：「勿是倪呀！」復附耳分辨清楚。

小雲想了一想，亦即首肯，遂奉請席上諸友，欲翻臺到繪春堂去。眾人應諾，卻問繪春堂在何處。小雲說：「在東棋盤街，就是巧珍個阿姐，也為仔燒路頭，要繃繃場面。」巧珍接說道：「阿要教阿海先去擺起臺面來，一淘帶局過去？」眾人說：「蠻好。」娘姨阿海領命就行。

羅子富國擺起莊來。不意子富豁拳大贏，莊上二十杯打去一半，外家竟輸三十杯。大家計議，挨次輪流，並幫分飲，方把那一半打完。

其時已上至後四道菜，阿海也回來覆命。金巧珍再催請一遍。黃翠鳳尚有樓上下兩個臺面應酬，向羅子富說明，稍緩片時，無須再叫。羅子富、葛仲英、王蓮生、朱藹人暨六個信人，共是十肩轎子同行。陳小雲先與洪善卿、湯嘯庵步行出尚仁里口，令長福再喊兩把東洋車。小雲自坐包車，嘯庵也坐一把。

善卿上車時，忽見那車夫年紀甚輕，面龐廝熟，仔細一看，頓喫大驚，失聲叫道：「耐是趙樸齋哞！」那車夫回頭見是洪善卿，即拉了空車沒命的飛跑西去。善卿還招手喊叫，那裏還肯轉來。這一氣，把個洪善卿氣得發昏，立在街心，瞪目無語。那陳、湯兩把車已自去遠，沒人照管。幸而隨後十肩轎子出弄，為跟轎的所見。阿金、阿海上前拉住善卿，問：「洪老爺來裏做啥？」善卿纔醒過來，並不回言，再喊一把東洋車，跟著轎子到東棋盤街口停下，仍和眾人同進繪春堂。

那金愛珍早在樓門首迎接。眾人見客堂樓中已擺好臺面，卻先去房內暫坐。愛珍連忙各敬瓜子，又向煙榻燒鴉片煙。金巧珍叫聲「阿姐」，道：「耐裝煙勳裝哉，喊下頭起手巾罷，俚哞纔要緊煞來浪。」愛珍乃笑說：「陸裏一位老爺請用煙？」大家不去兜攬，惟陳小雲說聲「謝謝耐」。愛珍抵嘴笑道：「陳老爺客氣得來。」

巧珍不耐煩，先自出房閑逛。迨愛珍喊外場起上手巾，眾人亦即入席，連帶來出局皆已坐定。金愛珍和金巧珍並坐在陳小雲背後。愛珍和准琵琶，欲與巧珍合唱。巧珍道：「耐唱罷，我勿唱哉。」愛珍唱過一支京調，陳小雲也攔說：「勳唱哉。」愛珍不依，再要和弦。巧珍道：「阿姐啥實概嘍，唱一支末好哉哞！」愛珍纔將琵琶放下。

愛珍唱後，並無一人接唱。卻值黃翠鳳出局繼至，羅子富便叫取雞缸杯。娘姨去了半日，取出一祇絕大玻璃杯。金愛珍嗔道：「勿是呀！」慌令娘姨調換。羅子富見了喜道：「玻璃杯蠻好，拿得來。」愛珍慌又奉上，揎袖前來，舉酒壺篩滿一玻璃杯。羅子富拍案道：「我來擺五杯莊！」眾人見這大杯，不敢出手。陳小雲向葛仲英商量道：「倪兩家頭拼一杯，阿好？」仲英說：「好。」

小雲乃與羅子富豁了一拳，竟輸一杯。金愛珍即欲代酒，陳小雲分與一小杯，又分一小杯轉給金巧珍。巧珍道：「耐要豁，耐自家去喫，倪勿代。」愛珍笑說：「我來喫。」伸手要接那一小杯。巧珍急從刺斜裏攔住，大聲道：「阿姐勳哩！」愛珍喫驚釋手。小雲笑而不辨，取杯呷了。葛仲英亦取半玻璃杯飲訖。接下去，朱藹人和湯嘯庵合打，王蓮生和洪善卿合打，周而復始，至再至三。五杯打完之後，羅子富雖自負好量，玉山將頹，外家亦皆酩酊，遂覺酒興闌珊，祇等出局哄散。眾人都不用乾稀飯，隨後告辭。

其時未去者，客人惟洪善卿一人，信人惟金巧珍一人。陳小雲、金愛珍乃請二人房裏去坐。

第二十八回終。